



我们是黄昏时分抵达庄园的。办理好入住手续,我和心语姐开始在庄园闲逛。黑松林山坡间的绣球花正悄然绽放,比起别处,林间绣球花型丰硕,比美人面庞还要大的花球,有一种端庄大气的美,在林间静静地伫立。

行走在蜿蜒幽静的林间小径,裙裾拂过花瓣,红色、紫色、蓝色、粉红色、浅绿色……如同藏在一隅的秘密花园,为

初夏黄昏增添一抹静谧与柔美。落日余晖透过黑松林洒进来,为绣球花瓣镀上一层柔和的光,“神灵都眷恋”的蓝紫色呈现出深邃宁静的质感。同行的心语姐匆匆回去拿单反相机,暮光蓝调时刻短暂易逝更觉弥足珍贵。

待我们一番收拾加之来回折返,太阳已隐去最后的光芒。心语姐倒是淡定,于暮色中认真踩点预演,为次日拍

枚是市人医曾经的儿科主任。

1997年,榴花照眼的五月,哟来到了我和妻的世界,给我们带来了初为人父、初为人母的欣喜与快乐。

妻收时节,我们为哟张罗操办了满月宴,宴后三天,妻的妈(一个厂医)走来,将我与妻拉在一边,悄悄地说:“我观察了一段时间了,哟面色泛黄,想来有些不够正常。婴儿就是个小哑巴,哪痒哪疼不会说,你们最好尽快带他去医院看医生。”

干妈的一席话顿时让我警觉起来,赶忙带孩子去就诊。去哪家医院呢?还真颇费踌躇。不少比我年龄稍长,已经拥有一点育儿经验的同事跟我说:“不能掉以轻心,最好直接去省城的儿童医院。”

我也很想带哟径直去省城,只是一来手头有工作牵绊,二来,也是最重要的,二十多年前,像我们这种小镇前往省城,交通实在不便,再加上正是酷暑时节,孩子怕是也受不了往返颠簸的折腾。

干妈说:“也不一定立马就得去省城的儿童医院,在我们县城里,儿科医疗水平最高的,当数市人医,你们可以考虑先去那边。”

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我和妻带着哟来到了市人医儿科门诊。记不清是哪位医生接诊的了,但可以确定不是枚医生,态度是和蔼的。

一番动静不算很小的检查

之后,接诊医生略带着些责备的语气说:“你们这些父母也真是的,怎么拖延到现在,婴儿罹患新生儿黄疸,必须立刻住院治疗。”

在惊慌与忙乱中,我们办理了住院手续。

第一次见到枚医生是哟入院后的当天。治疗室里,她给哟做了非常仔细的检查。她戴着一副眼镜,清瘦、文静、知性。检查过后,她与我们拉了几句家常,简单地询问了哟出生前后的情况,以及我们的家庭与工作状况,很随和、很亲切。

见我们忧心忡忡,枚医生和声细语地安慰我:“小儿黄疸是新生儿比较常见的疾患,只要治疗及时,治疗得法,没问题的。”

哟入院后,妻与哟的奶奶在院陪护,我每天蹬着自行车在乡镇与县城的人民医院之间来回奔波。

两天下来,哟的状况似乎没有什么起色,我开始焦虑起来。当晚下班后,我在儿科病房寻了哟隔壁的一张空床睡了下来,打算明天向枚医生详细了解哟的治疗情况。

第二天黎明时分,睡梦中,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啼哭惊醒,这声音来自哟。我立刻像一根弹簧从床上蹦起来冲进哟的病房,两个护士正在给哟抽血,

魔法绣球

◆吴竟

提前做好充足准备。第二天晨起,已有一小群美女在绣球花间拍美照。一名中年男子隐在花间埋首采绣球,起初,以为他只是偷窥几枝,孰料他悄无声息采得一大束,引来一众美女惊呼:不能再采啦,再采没有啦!

男子闻言抬头起身,方有机会上下打量他。只见他一身蓝色牛仔工装服,面戴透明防护罩具,向众人解释道:“只有剪去近根部的花朵,绣球头部才能花开更旺。”众人恍悟,哦,是园丁先生啊!美女们甚至上前讨要手捧绣球做摄影道具,园丁先生大方地递过去,只是叮嘱她们小心一些,待会儿还要用来布置宴席。

不同季节入庄园,都会被造型各异、绚丽缤纷的花事震撼惊艳。第一次与默默培育芬芳、呵护绽放的园丁面对面,

我的心中充满好奇与疑问:“山坡下的绣球今年不开了吗?是因为气候干旱吗?”“今春气温偏低,比往年花开晚一些。”“山坡上的这些不都开花了吗?”“品种不一样,这种是‘大八仙’,那些叫‘无尽夏’,必须满足夏的温度才开花。”

得到专业的回答,我心中豁然开朗,继续追问:“听说绣球可以变色?”他笑了笑:“魔法在于调节酸碱度。浇灌柠檬水的土壤偏酸性,花球呈现浅蓝或深蓝;被草木灰改良的土壤偏碱性,花球则变为粉红或红色。有时,一夜雨后,土壤酸碱度的微妙变化,也会让绣球变色。”

园丁先生耐心细致地一一作答后,我更加好奇地问道:“您从事这一行是自学成才吗?”园丁先生像是打开了话匣:“我17岁就开始学园艺啦,

那时候愿意学的人少。到南京郊区的农场里学园艺,师傅不但不收钱,还给我塞粮票。我现在庄园工作,整座庄园的花卉都由我栽培打理。这些‘大八仙’是落户的第二年,别看现在植株略显稀疏,明年就会花开成片。”话语间洋溢着自豪。

重新俯身工作的园丁先生,仔细侍弄每一株绣球,动作专注而轻柔,蓝色工装轮廓与这片由他亲手培育、守护,并为之施展“魔法”的花球融为一体。晨昏光影中变幻莫测的瑰丽色彩,是隐于林间的园丁先生在大地上的灵动诗行,织造的斑斓梦境。

此番庄园行,我着一身蓝色长裙,企图将自己扮作藏匿于花间的绣球精灵。对比之下,有些自惭形秽,园丁先生才是这片秘密花园里真正的神奇魔法师。

邻家大姐般的医者

◆马国春

一个护士将哟牢牢地摁在床上,另一个护士则用一支粗大的抽血针穿刺入哟的股动脉,半支针管已是殷红的鲜血。

见我闯了进来,其中的护士朝我做了一个手势,示意我保持安静。

哟只是个刚满月不久的婴儿呀!我能保持安静吗?那时,我只觉得气血上涌,头晕目眩。两个护士离开了,小人人真是累了,他的哭声从嚎啕至呜咽,又渐至无声,大约在疼痛与惊惧中入睡了吧。

妻的眼角、腮边有未干的泪痕,哟的奶奶急得在病房里团团转,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坑死了,我的乖乖怎么遭这么大的罪!”我呆立在那儿,重新检讨自己的决策,心中后悔不迭,唯觉转院已刻不容缓。

苦挨到早晨医生上班后,立刻去找枚医生,她的同事回说:“枚主任外出开会,下午回来。”

下午医院快要下班前,终于见到了枚医生。也许是等了太久,也许是黎明所历的刺激,我的情绪有些控制不住,失态地责问枚医生:“为什么到现在治疗还没见效果?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如此遭罪?”

面对带有情绪化的责难,枚医生耐心地跟我解释:“新生儿黄疸细分为多种类型,前期治疗效果不够明显,我们正

在调整治疗方案。”

我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:“孩子耽擱不起,我要即刻转去省城儿童医院。”

枚医生沉吟了一下,问道:“你在省城儿童医院有认识的医生或者熟人吗?”我老实地回说没有。

枚医生盯着我,认真地说:“请恕我直言,省城儿童医院虽然名医云集,也不乏权威与泰斗,但在门诊与病房当值的多是一些从县城医院上来进修的医生,我当年也在那儿进修过。客观地讲,这些进修医生,未必如现在的我。优质的医疗资源非常稀缺,如果没有熟人引荐,贸然前往,未必就能见到你想见的名医。”留,不得;去,不成。那一刻,我的内心是崩溃的。枚医生见我像个木头人儿一样杵在那儿,诚恳地对我说:“你暂时先别急着转院,针对孩子的症状,我们已经确定了新的治疗方案。我相信,不会超过三天,会有效果的。”

见我狐疑,枚医生带着笑意对我说:“如果三天以后,孩子的病情未见好转,我给你写个介绍信,你去找我在省城儿童医院进修时的导师,他是这方面的权威,一定能够帮助到你们。”

她说的不是气话,满满的诚意。

眼前这位白衣天使像一位

邻家大姐姐,文静、温和,善良与仁厚隐匿在清秀的眉宇间、浅浅的笑靥里。

那一刻,我告诉自己,枚医生是值得信赖与托付的。

此后,治疗室里的哟每天各种输液,枚医生来哟治疗室巡视的频率明显增高。枚医生不疾不徐,从容自若,自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气度。

从入院第六天开始,我与妻惊喜地发现,哟脸上、身上的黄疸正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在消退,皮肤慢慢地变得白皙,脸上也透出了迷人的婴儿红。

枚医生又出现在治疗室里,告诉我们:“哟身体里与新生儿黄疸相关的各项病理指标已趋近正常值,目前,孩子已基本痊愈,再持续两三天治疗、观察,就可以出院了。”她轻声细语,笑意盈盈,风轻云淡。

第十一天,为哟办理了出院手续,去到医生办公室向枚医生道谢、道别。同事说她外出学习研修去了,留有处方两剂,计价不足人民币三元;医嘱一句:“好好调理。”

跨越过新生儿黄疸这道坎,当年的婴孩,从街头的轮滑少年到大学足球队主力前锋,从小学生到大学生,从硕士生到博士生,从博士生到博士后,哟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劲健。

此时,退至二线的枚医生,老骥伏枥,依然在为市人医的新人培训工作奔走、奔忙,将一位医者的匠心、仁心薪火相传。